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五

戚里部

同昌公主外傳

通篇以叙
得一片富
貴便令俗
人眼熱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
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象
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闌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盃
之屬仍縷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
牀悉支以金龜銀塹更琢五色玉爲噐什合百寶爲
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

看他布陣
排勢忽馬
鳴鍾擊鼓
而出忽馬
麾旗摩壘
而出如山
如風愈耐
愈勇制兵
才將淮陰
冠軍一人
乎

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在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鷓鴣匣，爲翡翠毛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琴瑟幕紋布巾，火蚕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琴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

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一兩，稍過度則煖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

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曰玉兒卽潘妃
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
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
貯辟邪香瑞麝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
腦金屑則鏤水精馬腦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
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
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中
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
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妃宮

七啟七發
六當讓席

故嘗聳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問當盧者云公
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
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
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綠花
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
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呼於盤中虬健如紅絲高
一丈以筋抑之無三數分撒卽復其故迨諸品味人
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
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

件、解釋
得出真格
物者

水帛以蘸之、掛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纒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和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來、賓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其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難藥餌、奏

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瓮、本南海所獻也。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珪、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裙繡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

生時受用
不盡死後
又富貴異
常那消得
去

千隊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昇佩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則焚昇霄靈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上賜酒一斗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及靈鹵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夕惴心掛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辭怨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

珍寶雕成手飾画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浪紋以爲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又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歸私第左軍容使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它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梁流可及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

綠珠傳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綠珠生雙角山下羨

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製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卽昭君也。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名家女，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猿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慙且驚。殺

四語如雀
鳴九皋

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鳥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塵。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屏。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婢美艷者千餘人，擇數十人，粧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蛟龍珮，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唯聽珮聲，視釵色。珮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

戲耍未嘗
不富貴

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止之遽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諱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谷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吳有西施谷脂粉

山靈水秀
信然信然

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閭里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迨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灸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效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又與不完具者同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髮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

往逞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相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殺，雖有綠珠，殆亦其來有漸矣。崇嘗刺荊州，劫奪遠使，沉殺商客，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鳩鳥共為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燕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

斬三美姬
而終不飲
王更忍于
口者

生有輕于
鴻毛死有
重于泰山
者此之謂
耶

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免。強至于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

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睹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得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爲承嗣家閹奴，傳詩於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

死。承嗣令汲於井，衣中得詩，鞭殺閹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伎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爲綠珠舞。李元忠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惣云：綠珠銜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凜冽。

誠足使後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爲此傳非徒實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于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臬夷之立見乎。

元載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香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絡以真珠琴瑟。其爲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溪洞中之茵帥。則鮫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得。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干

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殘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香潔齒香，偉於常者。載因暇日凭闌，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所見，則秘之不令人知。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采搖動，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雞犬無不驚逸者。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

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熏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載云：得于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寵，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鮮妍，柔軟比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

那使可方
孝夫人

輕盈之極

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炎
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
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公南
亦作長歌褒其美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
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
爲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
從義與趙娟通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與中書
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
領之天下賫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

爲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爲里人妻矣論者以元載喪
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

幽期部

卓文君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貧屋愁懣以所着鷩
鷩裘就市人陽昌貫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頸
而泣口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貫酒遂相與謀於
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禪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
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

文君志于
古女俠

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
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
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
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
誄傳於世

又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
相如乃止

賈午

賈午太尉充少女父韓壽子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
徒暨曾孫美資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
賓察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
識此人否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
發於寤寐婢往至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
逸端美絕倫壽聞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
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
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于常日時西域
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

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拷問女之左右，具以實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

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音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

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口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

天姿何用
人飾耶

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序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

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夕。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選選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

日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扳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賤，召我矣。爾為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

此不得不如

滋味正和
此若容易
上手何異
家常茶飯

嬌態如畫

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設枕與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

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鍾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會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

這一月好
受用

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柰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論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不甚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酌，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

吾如笙簧

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旣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旣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袂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

寫情筆
皆目

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燿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便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諱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余

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酌，至于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旣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歿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

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于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秘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

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韵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銷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添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

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
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
履。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
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
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
鏡。殘燈遶閣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曈曈。乘鶯還歸
洛。吹簫亦止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暮暮臨塘
艸。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鶴怨。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
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說至此冰
消凍釋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稹特與張厚。因
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
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
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
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
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
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
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

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有人羞
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
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
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
爲善補過者矣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
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
宿于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
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紳相公鶯鶯本傳歌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翅綰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鶯
鶯金雀姬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
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艸花時不曾出

杜舍人牧之次會真詩三十韻

鸚鵡出深籠麒麟步遠空拂墻花颭颭透戶月朧朧
暗度飛龍竹潛挨宿風桐松篁搖夜影錦繡動春風
遠信傳青鳥私期避玉童柳烟輕漠漠花氣淡濛濛
小小釵簪鳳盤盤髻縮龍無言歌寶枕赧面背銀缸
姑射臨仙闕嫦娥降月宮精神絕趙北顏色冠蒲東

密約千金直。靈犀一點通。修眉蛾綠掃。媚臉粉香蒙。
燕隱凝香壘。蜂藏芍藥叢。留燈垂繡幕。和月軟簾櫳。
弱體花枝顫。嬌顏汗顆融。筓抽纖玉軟。蓮襯朶頰豐。
笑吐丁香舌。輕搖楊柳躬。未酌前恨足。肯放此情鬆。
幽會愁難再。通宵意未窮。錦衾溫未煖。玉漏滴將終。
密語重言約。深盟各訴衷。樹交連理並。蒂結合歡同。
烟篆銷金獸。燈花落玉蟲。殘星光閃閃。曙色影瞳瞳。
別淚傾江海。行雲蔽華嵩。花鈿留寶曆。羅帕記新紅。
有夢思春草。無因繫斷蓬。傷心別怨鶴。佇目送歸鴻。

厚德難酬報。高天可徑冲。寸誠言不已。封在錦箋中。



